

石库门系列之

邻家女人

劳有根◇著

狭狭窄窄的石库门弄堂，
传出留声机里吴依软语，
抹去灶披间细细灰尘，
想起水龙头前旧事飘零……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石库门系列之

邻家女人

劳有根◇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邻家女人/劳有根著. 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3.1

ISBN 978-7-5321-4761-8

I. ①邻… II. ①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311076 号
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邻家女人

劳有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62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61-8/I·3716 定价：3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一

夕阳，依旧挂在石库门屋顶上。

灶披间，一阵阵热风烘在面孔上。汗滴珠像豆芽尖在肚皮一点蒸了出来，摸上去黏搭搭。煤球炉子，一把铜吊子上盖头，突、突、突，水汽欲将伊顶了出来。哗……哗……哗，自来水，冲在头上：噢，阴凉！头不停甩着水。

桂花在三层楼，楼梯窗口探出半个身段喊：要死，侬帮我龙头水关脱，小小鬼，大伏天，赤着膊，好冲冷水头？汰冷水浴咯？又不听闲话？后面话托音有点向上，有警示儿子语气。哎，将来，得一身关节痛，喊姆妈么来不及！

“噢”了一声，“将来？啥人晓得将来是什么事？小辰光侬带我在乡下，外公屋里门口河浜边上狗刨式游泳呐。”小小鬼把脸朝天讲出闲话。桂花提高喉咙响度，迭一趟闲话是告诉上下邻居们，让伊晓得，我在教训儿子。一幢房子，四户人家合用只水表，抄表的账单来了，四个女人轧账，算人头数摊，个个都是五斤吼六斤讲：我户里用水最少，侬桂花屋里厢小鬼五个，阿拉三户加起来也只三个。桂花听到迭句闲话最来火。在背后头讲：小人养多帮僚搭啥咯界，触气！

小小鬼，讲勿听，真是牛皮糖啊！要么依到灶披间夹弄里拿只大脚桶，冷水积点，掺点热水，拿条毛巾，定定心汰！桂花有点

急，眼睛瞪起着，手上的动作也做了出来。“嘿……嘿”，我晓得姆妈怕浪费水，说完朝姆妈做了怪相。桂花露出笑脸亲昵：自来水又不是阿拉独用的。听闲话。桂花声音比刚才轻了许多，伊晓得，亭子间，前厢房两个女人竖起着耳朵都在偷听，等一些烧夜饭辰光依讲，伊讲的，有的烦了。

站在97号门口，一歇歇辰光，人身上又汗滋滋了，姆妈讲了对，迭些辰光沐浴是白汰，只有拿一把蒲扇坐在小矮凳，心静下来，等候穿堂风。阿根实在想白相了，哪怕站在弄堂阴头里，听听药史太叫叫，看看斜眼，最好弄根棒冰放嘴里嚼嚼，就是不好睡在姆妈旁边，伊么装模作样，弄一把蒲扇轻轻摇记摇记，实际上伊两只眼睛盯牢依，哼！依只要啥地方一动，啪一记，还讲来，介许多辰光，眼睛还闭不牢，有辰光还噓来，别地方受得来气，通通出在依身上，拉依起来，夹头夹脑，打脱一顿。打好了，伊吃力，我也累了，因为伊打要用力气，而我挡也要用力气，两个人力气用光了，两个人在床呼啦呼啦困着了。今朝不对头，拿着竹椅子，坐在旁边结起绒线来了，一边结，一边还不时看着我，怕我来只竖蜻蜓，汗一出，浴又白汰。哎，姆妈真不懂啊！我，七八岁小鬼，力气用勿光辰光，不用脱点，夜到怎么好困觉呢？既没办法，夜到头肯定要给伊打一顿咯，准备好吧。“阿根，姆妈给依四分洋钿，依去弄堂隔壁阿敏小店，买根赤豆棒冰含含。”嗨哟，今朝姆妈啥路道！不仅放在出弄堂，还叫我买根棒冰，迭咯少有的，平时都是伊买回来，吃剩一半给我吃。今朝，伊肯定还有闲话要讲。阿根一阵开心。“不走，依要买来，让我咬一口。”“啊！还是要我坐在依边上？”桂花点着头，给了阿根两只贰分头。阿根心想：也好，总归比没有好，平常辰光，阿根到楼上倒点冷开水吃吃，我还不是照做？走出弄堂口，到了马路上溜了一圈，热啊，马路上柏油侪软脱了，伊拉大人讲放只鸡蛋也会熟咯。哎，楼下阿毛头、阿福、国

民，上午讲好在弄堂口树上用竹竿粘上调好米粉去搭药史太咯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这样，我在这里等伊拉。

弄堂口，一对瞎子夫妻手拉手，前后走着。各人肩上都背着胀鼓鼓棉布袋。男的叫三筷头，年纪毛估估四十余岁。年轻时曾用三只筷子炒出脆而不焦蚕豆而得名，弄堂里上了年纪大人都叫他三筷头。除了一副已失明的眼睛里眼白是白的，脸上、身上墨黑铁塔。女的衣着蛮清爽相，是独龙眼，上身一件碎花短袖衫，下面着了一条晃荡晃荡的泡泡纱面料裤子，脚上是一双有搭配的方口黑布鞋。因为面孔上长着无数的麻子，弄堂里一些上了年纪老人，都叫伊麻皮阿妹。

三筷头，驼着背，脚步停了下来，把身上背的几只布袋放在地上，操着嘶哑的本地人口音：嘴哟，老太婆，依今朝子辣手咯，忽忽烫的豆让我背，就像几只炉子贴在我身上。说完他昂起头，白眼乌子朝天空中翻了几下，肩胛么扛起着，头颈骨昂起来，迭只脑袋随着脖子向前方足足冲了有三寸多一点，鸭子般的声调刚刚喊出了：“三爆盐炒……”豆字还未喊出，女的连忙用手捂住伊嘴，细声调讲出：“三筷头，依，侬能介勿懂咯拉！迭个弄堂里咯新嫂嫂阿婆拉么，都在困午觉呀！依一叫，吵醒了，心一气，爬起来骂山门，啥人买？盐炒豆！”阿根听了，麻皮阿妹像似在背“三字经”。三筷头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！闷头闷脑地坐在门口台阶上。阿根手拿棒冰嘴唇噙着，看着这对瞎子夫妻露出一丝笑意。再看看马路周边，确实没有阿福、阿毛头在树边搭药史太的身影，无奈留下一口棒冰回家。

弄堂风，一阵阵吹了过来。小弄堂里亭子间窗口，不断传出：哗！哗！搓麻将声。

三筷头坐在忽忽烫石头台阶上，额角头上的汗，三不罢，四勿休直往下淌着。一件圆领头衫，裸出着一条条贴着肉的汗水迹渍。

两手不停地摸着布袋里滚滚热的三包盐炒豆，嘴巴叽里咕噜念叨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闲话。麻皮阿妹用手腕上的肉轻轻地擦着三筷头面孔上的汗。肉痛说，“老头子，迭个热发子的天，叫依出来买三爆盐炒豆，真咯叫罪过啦！要勿是给百乐门舞厅门口头咯叫啥个剑飞阿飞骗脱钞票嘛，咳！恨啥伊啦！”“是叫黄剑飞！”三筷头打断话：依也真咯，伊买了依三包豆依就相信伊闲话，还真的借给伊50元洋钿，阿拉两个人，三个月的开销铜钿150包三爆盐炒豆，泡汤来。麻子阿妹：好味勿讲味，哎，伊讲就住在迭条1699弄弄堂里咯，静安寺庙对过么，伊还讲，伊拉娘是迭条弄堂里打扫卫生、扫地咯，人民政府、居委会给伊拉娘每个月么老多钞票咯！所以我就相信味，嗯！想想迭种人真咯是下作。到百乐门跳舞咯男人，还问炒三爆盐炒豆瞎子借钞票，骗阿拉瞎子不作兴咯，要犯天打咯！麻子阿妹的闲话像竹筒里倒豆，骨碌三门全部倒了出来。三筷头：老太婆，讲点好听咯！麻皮阿妹东张西望：介热天，老皮匠摊头也勿摆出来了。王启英伊拉两人只马桶在热头晒来，不过，伊拉两个人喉咙喊起来也蛮响咯。三筷头：是呀，侬能像依，声音叫出来，像啥蚊子叫，细得来，嗲得来，骨头也酥脱味。麻皮阿妹翘起蓝花指末头戳在三筷头的脑门心上，迭个么叫，扫帚、畚箕配好咯拉。一个么老鸭子，呷呷咯叫，一个么小麻雀叽叽喳喳咯烦，小麻雀么飞到老鸭子身上东张西望，老鸭子么带着小麻雀游啊游，游到苏州河，黄浦江边上一步一步摇摆着上岸，带着小麻雀过上好日子。依讲是哦？三筷头用手指头碰了麻皮阿妹面孔：依，就是一张嘴巴，甜得味。“哎，勿讲啰，前头亭子间叫了。”竹篮头吊下来了，“三包盐炒豆！”麻皮阿妹抬头一看：哟，依只老头子，眼火勿好么，耳朵灵咯。三筷头拉着麻子阿妹：“拉我起来，让我喊两声，憋得慌味！”三爆盐炒豆！送把丫杈头，修……修……修洋伞！麻

子阿妹细声细气喊了起来：汰衣裳板、马桶刷子！照顾伊瞎！……叫卖声把石库门弄堂吵醒了，姚贤村、年延坊、嘉和里，三条相通弄堂，闹忙起来嘞……

小弄堂。97号。方方正正蓝底，白色数字铁皮门牌。半扇墨黑墨黑的木头大门。一只胖乎乎的小手轻轻地将它一点点推开。一副双眼皮，大眼睛朝天上眨发眨发，一对的粒滚圆的乌黑大眼珠转发转发。身着白色短袖的绣花衬衫，一条蓝色的背带裙，头上扎着两只羊角辫子，小手拿着鸡毛毽子，脚上一双圆头镂空皮鞋，小嘴嘟噜数着什么。鸡毛毽子越踢越高……墙边，三五小女孩有的头歪着看，有的随她脚上下移动，眼神目不转睛，嘴唇上下启开数着，一会高兴拍着小手，一会儿双脚离地跳起来，欢雀着。

一阵急促脚步声在后弄堂响起。阿毛头、阿福、阿根脚上穿着木拖板、夹脚海绵拖鞋和塑料拖鞋和后排、野狐狸、新强、阿德他们光着脚，在弹格路上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。清一式动作：右脚挂在左脚膝盖上，金鸡独立，小手在鼻子上一撻，嘴上哼着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小鬼子进村的乐曲，只见阿毛头三人跳出白线，独步跨出十米，一个180°的华丽转身，冲向迎面而来的两个大个子男孩，阿德在中间做裁判。双方嘴上不停地叫着：李向阳，冲啊！大腿、膝盖身体相互间摩擦着，两个大小鬼把阿根、阿毛头扳倒在地，而阿福把新强的脚使劲力气搬了起来，阿根趁着新强的手松开冲到野狐狸后背，跳了起来，双手紧紧掐住野狐狸头颈，野狐狸胸朝天，朝后退了两步，阿毛头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把野狐狸两只脚绊了一下，野狐狸整个人躺在水门汀上。阿毛头、阿根冲到新强后面搬起了新强双脚，阿福反身把新强的头紧紧夹在大臂与小臂夹紧三角肌肉里。野狐狸耍赖从地上爬了起来帮着自己的伙伴。五个小鬼头又扭成一团，马战成了赤膊战、肉搏战。

小弄堂传出阵阵喊声：桂花、方时令快点来，打相打啰！老皮匠，阿福又在外弄堂打相打！97号后门“嘭”的一记关门响声。桂花心里气啊！迭只小小鬼，棒冰刚刚吃好，眼睛一眨，到大弄堂打相打去！老皮匠拉野狐狸的手：阿福，依快点钻出来，人给伊压死脱来！快松手，勿要拉住人家短裤！方时令见阿毛头给野狐狸压在身下，偷偷在吸气、吐气：好来，阿毛头，依快出来呀，面孔涨得通红咯，阿毛头结结巴讲着：我迭着脚给伊勾牢了，动也动勿了。方时令拿着手上棍子使尽全身力气，朝野狐狸迭着脚打去。野狐狸叫了一声抽出脚，阿根把野狐狸推倒在地，拉起阿毛头就走。阿福见阿根逃了，连忙从方时令手上夺下棍子指着野狐狸：僚两个咯，追过来，再打，阿拉97号三弟兄，就对僚板面孔啦！阿根依与阿毛头快逃，我掩护僚，省得给大人吃生活。话没有说完，杜大新拦腰抱起阿福：小鬼，依称英雄守后，掩护人家，自己汗衫撕得来一条条来。野狐狸、新强小人打相打，要僚大人帮忙做啥？！下趟不跟僚白相了。说完，别转屁股就逃脱了。

97号里。楼上、楼下传出打小人闲话声音。桂花：依只小小鬼，今朝不打依，骨头发痒，给外弄堂人打对哦，说完只听噼拍、噼拍，手掌打屁股声音；方时令声音：依迭只憨小囡，啊！被人家大个大小鬼压在人家屁股下头，眼睛闭牢着，还数一、二、三，想翻身？依有迭咯力气？下趟还与外弄堂大小鬼、野蛮小鬼白相哦？又是木尺打屁股声音。阿福给杜大新打了还要结棍。阿福俯扑在方凳子上，光着屁股朝上，杜大新拿着长长的木棍，打一记，骂一句，只见阿福咬紧牙关，绷紧着全身肌肉，就是不吭声。王启英端着一锅子绿豆粥从楼梯走了上来，看到丈夫有板有眼打着阿福屁股，放下绿豆粥，走了上去夺下杜大新木棍子：依只老棺材，有依迭能打儿子啊！依以为阿福迭只屁股是海绵做咯，要死快来，昏头

来！阿福，起来，人家打小人么，才是喉咙响打得轻，依，倒过来，教训咯声音倒没有，侬是棒头打肉咯声音。说完将夺下的棍子，朝门口丢了过去……

墙头壁角，阴沟槽旁。阿根一记倒立，两只光脚在空中抖动了几下，触壁。面孔涨得通红。左手慢慢地离开地皮放在大腿上。阿毛头看着阿根惊讶叫着：依现在单脱手倒立，阿根没吱声，得意得哼起了只有自己听得懂曲子。短裤太大，几乎让小鸡鸡全部都露在外面，阿毛头用根棒头将短裤盖上它，生怕给别人看到，阿根觉得痒几几，便收腹，双腿落地：哎，阿毛头，做啥，弄得人家痒几几咯！阿毛头：阿根，依看我的。说完两手撑在地上，两脚在空中抖了几下，摔了下来，再来趟，他涨红着脸，把双腿向壁面伸去，还是屏不牢，摔了下来。阿毛头只得用小拳头，朝地上打去。咳！我勿来三咯，肚皮上咯肉太多，屁股太重，迭咯阿拉不白相。说完从裤袋里拿出一包盐精枣，打开给阿根五粒，阿根示意塞进嘴巴。阿毛头：阿根，阿拉白相打弹子？说着又从裤带摸出两粒崭新的玻璃弹子。阿根接过弹子：埃歇再讲，阿毛头嘴巴一撇：依，介吓没劲。阿根坐在门口石凳子上：哎，阿毛头，依又打不来咯，依与我白相打弹子，依，呆板要输咯！阿毛头笑着脸：输就输吗，我又不与依来赌咯，依只要勿要像阿福一样弄松我就可以来。要么，阿拉两个人白相蚂蚁搬家，也蛮有劲咯。阿根看看天，迭咯要等打雷前头，落雷阵雨前头，天么，黑下来了，依只要拿一点饼干屑屑头放在蚂蚁洞口旁边，伊拉就会全部出洞，然后依把带队的蚂蚁王，放在最前面走，好味，后头噢，交关蚂蚁才会跟出来咯。阿根用手擦了擦面孔上的汗，看了阿毛头新买的玻璃弹子。哟，依倒真咯买新的弹子，上趟在国民啦屋里的天井两粒弹子还没有寻到？不过，迭咯两粒弹子价钿老贵咯！阿毛头点点头，神气讲：咯是肯定啰，便

神秘兮兮地与阿根咬起了耳朵：是咯，今朝一清早阿拉娘叫我去菜市场肉摊头上去排队，我一到菜场边上弹子摊上，我讲：姆妈，嗝，嗝，我侬能迭只肚皮一记头痛了起来啦，爬起来辰光，依硬劲要我爬起来，而且吃咯是冷泡饭呐，方时令急忙用手摻着阿毛头肚皮：小鬼头，我讲，冷泡饭，依不要吃伊，是依像偷得来吃一样，还要吃侬爷昨天夜到带回来的冷馒头。我迭只面孔装痛样子，老像咯，阿拉姆妈急煞脱来，抬头一看，是只弹子摊头，还有香烟牌子，伊晓得我欢喜迭吧里咯东西咯，伊当场就买最贵的两粒弹子和十张香烟牌子给我，还哄我来，儿子还痛哦？我只装得一点点勿痛。慢慢的爬了起来，把弹子、香烟牌子统统藏了裤子袋袋里，点点头，嗯，不痛了，走，帮依买去，排了队，还咬了一只大饼回家里。阿根：依门槛蛮精咯，鬼点子多，装憨装得像，侬姆妈么就依一个头儿子，全部是跟着依走，要是阿拉姆妈第一句闲话就是：快点，到厕所间去拆污去，给我一张草纸。第二句闲话就是：小鬼，夜到困觉不许赤着膊，汗衫在肚皮上搭一搭。第三句闲话：小鬼，快点帮我排队去，等一些给依吃半只大饼。阿毛头：就选些闲话？阿根：够味，闲话一多，伊迭只右手并拢，耳光先抽上来，接下来就是打屁股两记。阿拉姆妈是绍兴人老式方法教育儿子的。伊讲：棍棒下面出孝子。教育，是最好的教育。伊讲，小人容易记得牢。哎，今朝阿福，侬能还不出来？阿毛头：哎，依晓得，阿福每趟给伊拉娘打过以后，就晓得困觉，伊讲，打过以后，等于是全身运动，依不信，伊肯定还困在床上。

阿毛头说了一点没错。阿福赤着膊，双手朝上困在床上。“嗨！”一天到夜困不醒咯！右手擦了擦鼻头上的眯牵眼，翻了个身坐在木板上：咳，怪来，阿根、阿毛头、国民白相侬能叫也不叫一声？大概给阿拉爷吃顿生活，伊拉看了吓死了，勿来叫我？起

床，朝窗外伸了伸头：哎，怪来，小弄堂侬能一个人也旡没？大概伊拉到延年坊、嘉和里去白相？阿福对房门口喊着：阿根！阿根！三楼厢房传出桂花声音：伊到延年坊白相去了，阿福，看到伊，叫伊回来！阿福走到底楼听到国民哭喊声：我下趟勿跟外弄堂人白相来。阿福笑笑：哎，又没有办法咯，男小囡勿白相屏不牢，宁可回来再给大人吃生活。唔！姆妈讲了没有错，阿根、阿毛头在延年坊与两个小小鬼头白相骑马打仗。两个小小鬼头，赤着膊，光着脚真咯像骑在马上一样蹲发蹲发，迭只阿毛头还真咯憨劲十足，抱住阿根的头，想攢伊下来，这怎么可能呐，力气本来比阿根小，好来阿根右脚放进阿毛头后膝盖上，用力一记，阿毛头肯定摔了地上。嗯，啥人也勿帮。哎，有了，叫声姆妈来啰，方时令阿姨来啰！伊拉俩咯肯定是拎着短裤逃的。葛末好与我白相来。阿福躲在墙角角边上大声喊道：阿根，快逃，阿毛头快逃，侬姆妈拿着扫帚柄冲过来了，侬娘快要到延年坊了，快走！……弄堂里四小鬼，一下子窜到嘉和里弄堂里去了。

一天下来，弄堂里咯小人白相得吃力死嘞。夜饭吃好，浴汰好。呼啦、呼啦，横倒，竖困在眠床上。

坐在大床边的桂花，趁着迭个空档，做一些捻线（针线）生活。小小鬼蛮蛮好咯迭条卡其布短裤，只穿了两三趟，裤脚管会撕得一片二咯。依看迭件介老咯全棉汗衫，侬能会给伊撕破脱咯。真是拆天拆地，迭只阿根，这双跑鞋头头子洞昨天刚刚补过，今朝只有白相一天，脚指头又给顶穿脱。迭双脚啊，只有穿铁做的鞋子啰。

桂花望着窗外的月亮，看着跟前的台灯，用手轻轻撻着睡在脚跟的小儿子阿根，叹着气：家里的事真咯一生一世做勿光的。当依做好了，做了吃力了，眼睛模糊了，天也已经快亮了。看着熟睡的小囡，做爷的、做娘的，还能有啥想咯呢？因为，天已矇矇亮了，
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……

晨雾淡淡。

星月依旧明晃晃地挂在石库门屋顶角边。红色瓦砖内，沟槽漾起了缕缕轻轻的薄雾。

七转八弯弄堂里，一只路灯还亮着，凹三凸四的弹格路沾满湿漉漉水汽。一只只长长、圆圆的桶形状煤球炉，煤饼炉口上，堆积着小山似的黑乎乎煤球或煤饼。炉芯内，不时飘出了一簇簇青蓝色的木柴烟。偶尔发出“噼里啪啦”、“噼啪”的木柴爆裂声。

“轰”的一响，煤球、煤饼，一股脑儿地全部坠入炉膛内中，一股旺火出炉而起……

门开了。赤着膊，穿着平脚裤，脚上木拖板，出神望着对面屋顶的他，伸了个懒腰，嘴上嘀咕着：唔，等一歇，喊“倒马桶”车咯人还没来，还是先把爹爹的汰面水先倒了吧！回头走进楼梯过道。底楼厢房的门半开着，门口里躺着剑飞爷叔，一把蒲扇搁在肚皮上，随着呼气的长短，呼噜声的高低，韵律整齐，不过声音呼噜上去，好长时间勿下来。停止脚步回头看了看：噢！气息喘下来嘞，噱味，大人困觉，还有介许多花头经。走上楼梯转角弯，二楼亭子间不时传来杜大块头梦话呓语，手掌还不停敲木板床；噢，大概白天敲鞋掌钉太多了，做梦时才有这样手势，老皮匠，还真勿容易。走到三楼楼梯角，望了望三层木阁楼，木阁板上伸出三只脚：嗨，两个阿哥困相真难看，难怪姆妈要讲伊啦。三楼前厢房传出“三五”牌敲钟的声音：哟，早上5点钟了，拎起拉尿的小马桶，走下楼梯，穿过过道、灶披间，推开门，拧开龙头，冲洗完毕。拎出小马桶，放置97号门牌下的壁角，两手在后屁股平脚裤上擦了

擦。弄堂外，传来吆喝声：马桶拎出来哎！倒马桶啦！马桶车来了！阿法要起来了，我生煤炉啰！“啥，姆妈，迭两日，煤饼老是没封好。”睁大眼睛，仔细端详，嘴角快碰炉口。“唔，炉门关了太死了，应该留道缝，才勿会阴脱。”边言边做着，把洋火点着，将旧报纸点燃，放进炉膛内，火一个劲地烧着纸、烧着柴片，炉膛内火苗蹿起，右手将铁勺在煤球桶里勺了五六只煤球，放进炉火膛内。一手拎着点燃煤球炉，一手拿着扇子、火钳，脚一掂一掂，把煤炉拎到弄堂转角弯，弯下膝盖，用火钳，将炉底内的渣灰一点点的扣了出来。用扇子对着炉口使劲扇着，木柴有点潮，炉内冒出的青白烟，唔！弄堂风来嘞，把炉子口转个方向。一阵风把炉内浓浓的青白烟，变为浓浓的黑色的呛人烟，弥漫着弄堂、石库门的二楼、三楼窗口阳台角，老虎天窗……

二楼。朝北亭子间。窗外，浓浓煤炉烟弥漫的“轰”了进来。

屋内。墙壁，剥落的、淡黄色的报纸，记录着：自然灾害、发洪水、闹饥荒的故事。墙东面，一副印刷版的水粉画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贴在墙上。床头边的四方台子上，堆着七歪八起的各种小人书：《岳飞刺字》、《双枪陆文龙》、《半夜鸡叫》、《路边新事》等。

木板床，躺着阿福的爷，名叫杜大新，弄堂里老人都叫他老皮匠。睡在他旁边的是儿子阿福。俩人横七竖八。阿福双脚搁在杜大新的肚皮上，头搁在床横头。两只胖胖的肚皮，随着呼进呼出气息，一上一下匀称地动着。阿福的脸上浮着微笑，做着好梦。嘴角边不时流出了口水，双唇时而张开，时而闭拢……杜大新一个鹞子翻身，打了个哈欠，眯开一条缝的细眼，接着连打三只轰天响的喷嚏，双手不由使劲揉了揉双眼：“哇！房间着火啦，介许多烟。”他拉起阿福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下床，“起来”！阿福还困势懵懂，揉了揉双眼：阿爸，迭个烟，迭个……结巴说着，着……火……快叫

阿毛头、阿根、国民来！杜大新定了定神：勿对，走到窗前，傻了眼，勿对，弄堂煤炉烟，煤……煤炉烟，全……全部进了阿拉窗口，“噙”，“轰”了进来。阿福，快，用面盆里咯水，汰脚盆咯水，给我，倒下去！浇阴脱伊！哼！想弄松我，哼！阴势鬼做出来咯事体！哼，想弄松我，老皮匠，介便当，恶死作，滚僚娘咯蛋！水，一盆盆的从二楼亭子间里隔头隔脑浇了下去。小弄堂里，一些靠壁的煤球炉、煤饼炉，青烟变成了浓浓的白烟。弄堂转角弯，一个小鬼头的身影豪倏拎起自己生好煤饼炉，走进97号门里厢……

常德路义安路菜场里。两旁的摊头旁都排起了长长的买菜的队伍。队伍里有阿姨们拎着篮头交头接耳，有的正在望斜眼的，有的边谈山海经边正数着手上的肉票，有的嘴巴里咬着大饼，另一手正捡着鸡毛菜。有的可能排队辰光长了点，耐勿住性子干脆扯开喉咙叫将伊几句，张家姆妈，我帮依位置摆好了，是两块砖头，依快点来！碰着排着后面排队李家姆妈勿买伊咯帐，“勿插队！”“迭个砖头本身放在下头的！”“啥人插队！啥人插队！出来讲讲清爽，人家天勿亮就摆好味！噢哟！一片吵声烦死脱嘞，肉倒既没买到、吃到，吃肉的力气倒用脱！”一片嘈杂吵声。

菜场末脚头。肉摊头边上。桂花拎着两只篮头，手里还捏着一张伍元人民币，边走边嘴里还嚼着刚出油锅的瓷饭糕。不知是太烫呢，还是故意装作吃出来味道香，一只嘴巴只看伊不停地动，干脆嘴巴张了大大的，朝外吸了一口冷气，喉咙“咕嘟”咽了下去。再旁阿包姆妈看了忍不住地笑了出来，“依慢点吃，既没人来抢依！”桂花边吃边说：我到对面的鱼摊头去看看叫黄鱼大哦？阿包姆妈：咯么，依帮我带一条。桂花兴冲冲走到对面，在摊头旁拍了拍方时令肩膈，方时令似乎早就晓得一样：哟，桂花，依，僚能刚刚来咯，我是急煞脱味，快点进来。后面传出男人声音：好味，自

己插进来勿算，再拉一个进来。方时令扭头看了看：哟，爷叔，我刚刚勿是帮依讲过吗？脚下头放了一块石头，也算一个位置吗？依，勿是点点头咯吗？方时令嗲声嗲气的声音，弄得后面男人声音旣没了。桂花只当旣没听浪里浪声闲活，自顾自地，在鱼摊头里捡了两条大黄鱼，称好，放在篮头里，拿回找头，别转屁股就走。阿包姆妈在肉摊头里看到桂花：噢哟，依总算来啦，我，咯心别、别咯穷跳咪！后面几个人闲话多得来，说时，方时令正走了过来，桂花，哟，桂花，依肉票旣没带，我给依！说完一转，溜进肉摊头里去了。后面人又嘀咕着：自己插队勿够，还要弄咯人进来。阿包姆妈火气上来：吵啥吵，侬是弄堂咯人，再讲买肉要肉票的，又勿是送咯，明朝，我帮侬排队好咪！哼！勿讲脱侬两句，骨头犯贱的。

斩肉师傅拿着一把滚圆的铮亮的斩肉的刀。刀口锋利，照得出人影。桂花看到头连忙别转过去：哟，吓都吓死哉！只听“砰”的一响，是只猪的后腿被斩成一豁二，紧接啪、啪、啪几声响，桂花睁开眼睛：哟，后脚爪、后蹄膀、中断五花肉、肉排，统统排队一旁。斩肉师傅，刀功真是一流。桂花边说边拿起一条五花肉叫师傅称了称。站在一旁的弄堂买肉阿姨个个目瞪口呆。斩肉师傅：哎，勿小看迭个三刀，后蹄、后膀，有精有肥，排骨、五花肉，肉的价钿勿同啊！称多少？由侬讲！

哟！桂花，依看啥咯西洋镜？阿因趁桂花买肉眼睛定洋洋辰光，故意拍了伊咯肩胛。“赤佬”嚇我一跳。百乐门今朝介早夜班作出了？桂花碰到了楼下老邻居，回过神来亲昵回敬了胖胖的阿因。阿因神秘兮兮地在桂花耳朵边上咬了起来。“勿要瞎三话四，人家王启英，才勿会咯！家里杜大新皮鞋摊头，勿太会赚钞票。再讲伊，已经是二婚头了，又是倒马头桶的，好咪，好咪，勿要讲！”阿因面孔故意板起，嘴巴撅了老高：哎！哎！伊拉钞票再

多，有迭个斩肉师傅多，说完眼睛朝斩肉师傅瞄了一眼，一个修皮鞋的有的斩肉师傅钞票赚了多？说完又朝斩肉师傅瞄了一眼。斩肉师傅此时，就像肉骨头在砂锅闷煮了三个钟头酥脱了。赶忙走下摊头，走到阿因旁边，把手上的一块肋条肉用申报纸包好塞进阿因篮头里。阿因装模作样从元宝皮夹里拿出一块钱给了斩肉师傅问道：够哦？！斩肉师傅点头哈腰：够了！阿因看了桂花、方时令神气说道：侬还傻站着做啥？方时令会神拉起桂花手臂：哎，桂花，走呀，桂花，依迭个五花肉，依准备侬能烧？桂花笑嘻嘻用手指头拎起来：迭两天，老头呐想吃鱼烧肉，两个大小鬼呐也想吃肉，阿拉咯奶末头儿子老清早跑到我床边对我讲：姆妈，我想吃爹爹讲咯香冻肉，我看着伊讲，唔，姆妈答应依，我就爬起来到菜场去买。方时令：是呀，短命咯三年自然灾害，小人现巧长发头里。实在吓啥吃活，阿拉迭只阿毛头，弄来弄去比阿根总归矮脱一截，气哦？！阿因笑着指着方时令：侬咯阿毛头好与阿根好比？方时令瞪着眼：为啥？阿根养出来只有三斤头，阿毛有五斤！阿因：嘴哟喂，养小人么是讲后劲咯呀，迭咯先天足勿足，后天补。桂花：迭个倒是咯，侬看王启英啦咯杜阿福，我看伊整天吃咯是泡饭、咸菜，哎，勿讲，伊倒吃得咪胖来。阿因：是呀！阿根，一回来，特别放学回来，桂花就盯牢伊，给伊吃赤豆汤补补血，给伊啥咯麦乳精，真欢喜得咪，少有咯。好了勿讲了，我呢？到现在男人也没有，讲讲结婚两次，结果男人才会得死脱噢。方时令故意扯开话题，笑眯眯：哎，阿因，依当我吓没看见？迭只斩猪头男人，两只眼神定洋洋看牢依魂灵也吓没了？哈哈，还要眼睛眨发眨发，做怪腔，说完伸出一只蓝花指末头在阿因面前翘发翘发。阿因惊异：啥？！侬看到咯？桂花笑道：三十多岁咯人来，做出事体，还像小人陪人家，依以为在百乐舞厅，死腔！